



書頭

莊子

三

□ 13  
2583  
3





仁仁  
號 2583  
卷 10-3



六凱法印調之

大正九年三月三日  
七日靜升氏贈

郭註云雖天地之大萬物之  
富其所宗而師者無心也  
老子經二十五章云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註  
道至於自然而極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三

肅齋林 所宗希逸

內篇大宗師第六 大宗師者道也猶三  
聖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自然

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  
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  
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  
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



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  
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人之生也凡事皆  
出於天故曰天所  
為然身處世間人事有當盡者故曰人所  
為人事盡而天理足以其智之所知以  
養其智之所不知也小復後以傷生故曰  
終其天年既知天又知人故曰知之盛也  
此數語甚正雖然有患而此下轉尤妙  
知有所待而後當知在義亦得者在在外或  
無所求而自得或必有求而後得皆不可  
得而定當者定也亦當古之當也事既定  
而後見其當與不當此下字下得最工若  
以為出於天又必求而後得若以為出於

孟子盡心上篇曰殫壽不貳  
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  
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云云  
註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  
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  
也  
若禮樂之終焉

人又有求而不得者此所謂謂知天之非  
入人之非天也譬如壽夭不貳莫非命也  
而又曰知命者不立乎岩墻之下便見天  
所為與人所為不定處莊子看世事最精  
此等處當子細玩味必有真人  
而後有真知此言有道者也  
何謂真人  
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暮去若然者  
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  
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  
道也若然  
寡不足也  
不逆順也  
當不足之  
時即聽順之功雖成亦不以爲  
義雄誇也士與事同古字通用如東山詩  
見勿士行枚也暮謀也無心而爲之故曰

任自然  
不覺不知



蹶跌也道也亦作蹶  
恰適當之辭

若然當作三若然

莫胡切與謨同謀也

音義曰深人李曰內息之貌  
以踵章勇切王穆夜云起自  
於踵遍釋而深以喉向云喘  
悸之息以喉為節言情欲奔  
競所致

陸德明音義曰嗑音益郭云  
音尼尼嗑喉也哇獲鳩切徐  
云胡卦反結也言咽喉之氣  
結早不通也簡文曰哇嗑也  
齊物論與接為構用以心聞  
論語學而篇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傳心法要四大之身飢瘡為患隨順給養不生貪著謂之智食恣情取味妄生分別唯求適口

不在厭離謂之識食

朱子語類  
朱子語類  
只是言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分數

扁海蟬與墓同大惠武庫列  
宜翁尊參佛印頗自負甚輕  
薄貞淨一日從雲居來遊歸  
宗至法堂見貞淨便問長老  
寫戲來得幾年淨曰專候樂  
官來翁曰我不入這保社淨  
曰爭奈即今在這場子裏翁  
擬議淨拍手曰蝦蟆禪紙跳  
得一跳

莊子卷三

不喜事過而弗悔過失也猶今日蹶過也  
當而不自得當謂當也猶今日恰好也事  
成也自得自多也凡事或失或成皆勢之  
自然不以失為悔不以成為喜也登高不  
標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即無入而不自得  
也知之能登假於道言其所見深遊於道  
也兩若然者此是莊子  
筆勢知與智同假至也  
古之真人其寢不  
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  
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  
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也所謂至人無  
夢是也其覺無憂者與接為構而不以心  
聞也其食不甘即無求飽之意禪家所謂

塞飢瘡是也其息深深真人以踵眾人以  
喉道書脩養之論其原在此神定則其出  
入之息深深皆身踵而上至於口鼻所以  
有數息之法神無所養則其出入之息止  
於喉間而已靜躁不同體於身者見之哇  
吐也嗑咽也內無真見言語只在口裏亦  
以鼻屈服於人此二句看參禪問話者方  
見得莊子之言有味如所謂蝦蟇禪只跳  
得一跳便是若哇之易屈服也嗜欲者人  
欲也天機者天理也目深淺者即前輩所  
謂天理人欲隨分數消長也此一段一句  
是一條貫道書佛書皆原於此足見此老  
自得處不可草草讀過惜不  
見大惠張平叔與之論此  
古之真人不  
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跽脩







帝王通  
晉

易師卦彖云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註毒害也  
毒時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  
日月出而作日久而息鑿井  
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  
我哉

適為海自得也至也當也善也

萬世不為愛人下也皆以無心行之則亡

國者亦不怨被其德者亦日帝力於我何有吾書亦有此意但莊子之筆形容處說得多過當如日月澤及萬世而不為仁繫萬物而不為義皆是此類故樂通

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

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借務光伯夷齊

箕子胥餘絕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謂聖賢以形容

成玄英  
註疏  
姓孤字  
不借  
賢人  
不受  
還受  
投河  
死

循本云狐不借古賢人務光  
黃帝時人耳長七寸眉餘尸  
子云箕子名或云比干申徒  
狄我人首子載其負石沈河

真人之不可及及其意蓋謂世無真人不知至道自聖人而後無大無小皆為非也樂通物者聖人之心以無一物不得其所為樂也通得所也無一物之窮通而以此為樂不足為聖人矣無心則無親疎有疎有親有心矣有心則非仁矣順時而動知天時者也賢者以此為能亦非也則君子亦君子能之利能通利害而為則君子亦非矣士必為名者實之實為實失已非也故曰非士真自然也不知自然而勞苦以喪其身是役於人者非役人者也此皆過當之論故狐不借而下如伯夷叔齊箕子皆遭譏訕以為役於人而失其已者故曰不自適其適其語雖偏其文亦妙狐不借務光胥餘絕他申徒狄皆古之賢者不自適不自得也古之真人其



曰崔賄自七罪切動類曰遠見又見罪切動  
白東自

狀義而不辨若不足而不美與乎其類而  
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耶耶乎其似  
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乎其似也與  
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  
測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其似也  
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  
刑為體者紳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  
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

得目止

頤洞韻會通貌頤洞  
韻也。鴻洞韻會深類目相連  
次類

左傳表十八年傳使帥師而  
行請業註義佐也句會業副  
貳也

德元符哀駝宅段之文也  
孟子盡心篇其生色昭然見  
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註生  
發見也昭然清和溫澤之見  
也

清和澤

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

真以為勤行者也

此一段形容之語儘有  
溫粹處但說得太瀟灑  
佛書中多有此類形容也義而不  
美而自卑之意左傳使之副者曰  
義與也。德之隅也。而不堅有德  
之隅而無圭角也。張乎舒暢之貌  
也。虛者有若無也。不華者實也。  
耶耶喜貌似喜而不喜。崔下也。  
處世應物有不得已之意亦猶  
然而後應也。滄聚也。元悅之自  
其生色也。昭然見於面故曰進我  
色也。止我德者即所謂虛室吉祥  
止也。與乎自得之負屬嚴毅之意  
望之屬然亦與世人同也。而其中  
實有崔乎不得已之意故曰似世  
警乎者

自然天

不容力

行

不勤勞

全意

フニニイタヒタヒニハキカラニニニニハサツ  
ツヨニニイララニナマアリソノウエトヲラマ  
シツニニニ



悅自會元白母老切癡志也字彙集  
本切引莊子忘也

木甫漢曰明字五刑以刑五

老子三十九章曰昔得一者天得一清地得一寧神得一靈云云

大之意也無所屈於世故曰未可制好開  
不欲開也連合也密也於其未言似不  
欲言及其既言亦若不言故曰愧其忘  
言也兩句即一意愧乎俯下之自體本也  
翼附也聖人則曰明乎五刑以難五教此  
則日以刑為本而禮為附皆是反說綽乎  
其殺者雖殺之而綽綽乎母於我心也  
行於世以禮德裕也時乎用智則用智是  
不得已而應事也循德者循天德而自然  
也循乎自然而無所容九譬如人登小山  
有足行者皆自至人以爲勤勞而後至言  
不必勤勞其心而行亦自至也此無容心  
之喻也句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  
小山也

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二與天為徒其

此時異相

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

真人也其不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不一也

真人也其不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不一也  
其不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不一也  
也故曰其不一與天為徒若以好惡為異則  
知人而不知天者故曰其不一與人為徒  
以人勝天不可也勝人亦不可也真  
人則無好無惡無異無同無分於天人但  
循自然而已此釋氏所謂有無俱遣老子  
所謂兩者皆歸之玄故曰天人不相勝此  
乃一與不一皆一也  
也一即太宗師也  
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

老子第一章此二者同出而  
異名同謂之玄



息則起形氣而獨存

易繫辭上云通乎晝夜之道而不知注韓康伯云通幽明之故則無不知也

天地篇有族有祖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父

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息乎人

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愛之而况其

真乎死生猶且夜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是也情實也人力所不得而

此則天地萬物之實理也且命且天即此實理也此數語蓋以死生之天命發明一與不之意曰父曰君人世之所尊愛莫大於此而道之大无出於君父之上故且可以為眾父父故曰其有真君存焉息高也不可及也真自然也此語蓋謂人皆知君知父而不知道之為大宗師也泉澗魚相與處於陸相

吟以濕相濡以沫不知相忘於江湖與其

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太

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

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相喻相濡

向而相濡潤也處陸之相濡不如江湖之相忘喻人處世而有為不若任道而無為也譽堯非桀一向雖若不絕此其獨見自得處無桀亦無堯無廢亦無興無善亦無惡無毀亦無譽毀譽廢興善惡皆相待而生與其分別於此不若兩忘而任之自然任之自然是化之以道也佛家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又曰有無俱遣又曰大道無難惟難揀擇皆此意也兩箇泥干闖入海直到如今無消息一語最佳大塊天地也

隨吹噓也設案云相向之向字當作陶子

圓覺經有無俱遣是則名為淨覺隨順

鑑智禪師信心錄至道無難唯難揀擇

龍山和尚住菴洞山竹與容帥伯行脚見溪流菜葉洞云此中必有修行人遂往尋見

傳公白



菴主云問菴主見箇甚麼  
道理此便住山師云我見兩  
箇泥牛闖入海直至如今無  
消息見五燈會元三龍山和  
尚

有形而後有生生則不能無養老而筋力  
衰則自然安佚矣息者休止也善養生者  
全吾身也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是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  
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  
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遜若夫  
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遜是恒物之太  
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  
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  
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遜而皆存善矣

得夫之止世道出造物

人無百年期強作千年調鑄  
鐵作門限鬼見批掌笑古詩  
見韻府

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  
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壑中之舟澤中之山  
可謂藏之固密而有  
壽乎失之夜半有力言造化也負之而走  
失也言人之為計雖至深密而時有不得  
自由者所謂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便  
是昧者不知也小大舟楫山澤也壑之大  
可以藏舟澤之大可以藏山以大藏小是  
有宜也遜失也藏天下於天下付之自然  
也凡在天之下者皆任之於天則無所遜  
矣萬物之真實處常如此故日常物之大  
情也人皆以有形自喜而不知人之一身  
于變萬化安知其所以止若能知之則萬物  
皆備於我天地與我為一其樂可勝計哉  
聖人遊心於自然則無得無喪故曰遊於



物之所得無而皆存善矣善老善始善終造物也善者能也言造物能此人猶效法之况道乎萬物之所係者道也一化之所符者道也此所謂大宗師也說得一節高下節此是莊子之筆勢而曰大道有情有信者聖賢之言則平易而曰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希遠之下文註曰長於上古言在天地之先也

前段不說道字到此方提起一道字說大宗師

易辭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勞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言万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也正秋也万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也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万物之所歸也故曰勞卦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也正秋也万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也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

易繫辭上曰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像四像生八卦注韓康伯云夫有必始於無故太極生兩儀也太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取其有之所極况之太極者也玄云維斗北斗也為眾星綱維故謂之維斗

也情實也信亦實也無為無下手處也無形無方體也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此兩句非知道者不知之關尹子有一章發得傳授字甚好身神與推原其始也推原此道之始則自古未有天地之時此道已存矣是曰無極而太極也鬼造化之迹也帝猶易曰帝出乎震之帝也鬼之與帝所以能神者此道為之天地亦因道而後有故曰生天生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也

玄云司馬云清冷傳曰馮夷華陰童鄉隄首人也賜八石

得之終古不怠堪埴得之以襲崑崙馮夷

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怠日月

得之以襲天地伏戲

得之終古不怠

得之終古不怠

得之終古不怠

得之終古不怠

得之終古不怠

得之終古不怠

得之終古不怠

得之終古不怠

得之終古不怠

得之終古不怠

得之終古不怠

得之終古不怠

得之終古不怠

得之終古不怠

得之終古不怠

得之終古不怠

得之終古不怠

得之終古不怠

得之終古不怠

得之終古不怠

得之終古不怠

得之終古不怠



得水仙是河伯也

玄云肩吾神名也得道故處  
東丘司馬云山神不死至孔  
子時○疏黃帝軒轅也採首  
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鼎  
成有龍垂於鼻於鼻以迎帝  
遂將群臣及後宮七十二人  
日月乘雲駕龍以登上天化  
仙而去

疏顛頊即黃帝之孫即商陽  
也亦曰玄黃年十二而冠十  
五佐少昊二十即在採羽山  
之銅為鼎能及四海之神有  
靈異年九十七崩得道為北  
方之帝玄者北方之色故處  
於玄宮也

司馬云山海經曰北海之渚有神人面鳥身兩青蛇踐兩赤蛇名禺京是  
黃帝孫也  
疏五伯者昆吾為夏伯大彭豷為商伯  
至有虞下及殷胤凡八百年也

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

得之以登靈天顛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

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

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

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存天下乘

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自稀韋氏而下  
有十三箇得字

皆言得此道而後能如此也稀韋氏古帝  
也也擊天地猶言擊齊乾坤也氣母元氣  
也襲合陰陽之氣而在我也此又是修煉  
家之所祖堪堪山神襲崑崙崑崙崑崙也

司馬云山海經曰北海之渚有神人面鳥身兩青蛇踐兩赤蛇名禺京是  
黃帝孫也  
疏五伯者昆吾為夏伯大彭豷為商伯  
至有虞下及殷胤凡八百年也

司馬云東維箕尾之間天漢津之東維也

星經云傳說星在尾七

疏武丁殷王名也號曰高宗高宗夢得傳說箕尾之天下於決州河北縣傳岩版築之所而得  
之相於武丁奄然清泰傳說尾精也而傳說一星在箕尾上然箕尾則是二十八宿之數維我  
東方故言乘東維騎箕尾而  
與角元等星比並行列故云  
比於列星

太真科云三善道者聖真仙  
也上品曰聖中品曰真下品  
曰仙三清之間各有正位聖  
登至清真登上清仙登太清  
云太清有太極宮殿率以  
仙呼之

一眼看言賞以一等格外之  
眼看不可準聖賢之書讀也  
疏葵賞為慕字之誤猶是人  
間也篇中南伯子葵也  
佛餘音馬李首矩一云婦人  
也  
李云上梁姓倚名

其人也夫上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  
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  
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  
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而子非  
其後此是其筆端踰越規矩處不可以聖  
賢之書律之也  
南伯子葵問乎女簡曰子  
令備一眼看



疏度慕也幾也果決也夫  
上士聞道猶藉勤行若不勤  
行道無由致是故雖蒙教誨  
必須修學慕道之道決成聖  
人若其不然告示甚易為須  
修守所以成難然如偶久聞  
至道內心凝寂今欲種告獲  
自守之况在初學無容懈怠  
假令口說耳聞亦何益是以  
非知之難行行之難者也

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  
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  
參月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  
之七月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  
九月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  
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  
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

疏諸之也副副貳也墨墨墨  
也翰墨文字也理能生教故  
謂文字為副貳也夫魚必因  
筌而得理亦因教而明故聞  
之翰墨以明光因文字得解  
故也

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撻寧撻寧也  
者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  
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  
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  
許聶許聞之需復需復聞之於詭於詭聞  
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子葵曰何者皆是寓言年長而有齋子之色此今  
修煉家之說聖人之才聖人之道如此分  
別兩句極佳非莊子不能道前此未有也  
道與才俱全五帝三王之外伊尹周公孔

得同







百贅項椎也句猶言節也椎  
骨二十四節贅言其形如贅  
猶也跼蹐病不能行兒拘今  
學曲之甚將者恐自此更甚  
也翼  
徐音驟徐曰又徒顯反郭曰  
奴結反陵亂也 青

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  
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腰隱於  
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診其  
心間而無事跼蹐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  
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惡  
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  
為雞予因以末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  
以為彈予因以末鵲多浸假而化予之尻

人間世云會撮指天五管在  
玉注云會撮推髻也五臟之  
管皆屬於背曲則管向上也

天亦不...  
辭春天...  
樂下...  
注夫...  
養生...

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  
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  
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  
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  
又何惡焉  
首春...只是首尾始終之意無  
有生...也莫逆於心...皆自悟而相契相  
順也...俾哉造物者...造化之大也...拘拘者  
病之狀也...曲僂...發背...也五管...  
之發...也...於...而高於...  
皆形容其病軀之狀...也指天...  
也在...陰陽之氣不和而後成...故曰有



養生主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驟解注云驟者心有係著也帝者天也知天理之自然則天帝不能以死生係著我矣

養生主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驟解注云驟者心有係著也帝者天也知天理之自然則天帝不能以死生係著我矣

其心聞而無事不以病為憂也踴躍扶曳而行之自照于井而見其形嘆曰使我為此拘拘者造物也汝惡之乎此子祀戲問之也假使也浸漸也此一段最奇只浸假二字便自奇特言假使造物漸漸以予之身化而為他物吾亦將因而用之此即順造化而無好惡之意是雖萬言亦自有理得者時失者順即前所謂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亦是說死生之理驟解者言其心無所係著也苟為物所著則不能自釋故曰不能自解物有結之萬物豈能勝天此皆安於自然之意自然之天即大宗師也樂軒嘗云莊子俄而子來有

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

文粹云彼何罪矣彼謂死也適去順之何罪於彼

之曰此避無相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用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趨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鑊鉞大



禮記

禮記云曾子寢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晚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懼然曰吶曰華而晚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則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且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知彼君子之愛入也以德細人之愛入也以姑息吾何未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及龐未矣而沒黃誼眼為賦天地為爐造化為工陰陽為炭万物為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万化其未始有極忽然為入焉何足控搏化為異物何足患

治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會子之易簣其言如許聖賢之學也莊子為此論又自豪傑叱者阿止之聲避者使其妻子遠去也性驚也謂其無以突流而驚相將化之人鼠由由臂上以至少之物也便是趙州火燒過後成一株茅草之論但其文奇唯命之從我不聽則為悍逆亦前段物不能勝天之志也鑄金之喻亦自奇絕賈誼曰陰陽為炭万物為銅皆自此中抽繹出金若能言人則必以為怪

造物之視人亦猶木冶之視金此等譬喻非莊子孰能之成安也成然寐之狀也遽然覺之狀也以生為寐以死為覺却下六字如此細上一段真文之奇處子桑

子桑子友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

日本紀惠剛  
疏云曲薄也或編薄織簾云  
音李云曲蓋薄



○後

上面第四段之文  
詩韻許么切挑挑宛轉也

○沖漠 澹靜貞

曹燈錄曰慶元府蓬萊圓禪師不知何許人在山三十年足不履地道俗仰之有得曰新獲紙  
被烘來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  
上方惠解琬詩瑞塔歸初地金輿幸上方○隨煬帝遊寶山帝曰幾時得到上方○李鄴詩云

禮記

金華寺水南寺上方臺殿翠微連

檀弓下曰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  
曰親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  
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注沐浴也已止也木椁材也  
疏云斲椁材木文采似親之  
首執女手卷然言孔子手執  
什谷如女子之手卷之然而  
柔巽以此悅仲尼

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及其真而我猶為人  
倚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心也相為於無相為無為而為也  
躍之意無極無止也登天遊霧遊於物之  
外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即所謂不忘其  
所始不末其所終也彼言不忘此言相忘  
則此八字只是不末其所終五字也莫然  
沖漠無有之自自間有與也待事猶也  
原壤沐椁也編曲織箔也或編曲或鼓琴  
指孟子友子張琴而言也荷耶語也嗟來  
歌者發聲之詞也及其真猶言復其初也  
我猶為人倚便是忽聽上方鐘鼓動又添

一曰日在浮生此等皆其文之奇處禮意猶  
言禮之本也莊子雖為寓言而禮記所載  
原壤雖首之歌則知天地之間自古以來  
有此一等離世絕俗之學令人但云佛至  
明帝時始入中國不知此等  
人不待學佛而後自有也  
子貢反以告

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  
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合之彼何人  
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  
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  
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



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  
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  
所在假於異物托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  
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彿乎塵  
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  
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無有  
言無德行也無以命之猶言命喚作何人始  
得方外方內猶今釋氏所謂世間法出世  
間法也意趣既不同而使汝弔之我則先  
矣故曰外內不相及而某使汝往張之某

易繫辭下曰易之為書也原  
始要終以為質也注韓云質  
體卦兼始終之義也

上面泉源相與處於陸段  
之文經云禮者忠信之薄而  
先子經云禮者忠信之薄而  
之首

則陋矣與造化首為一人只是與造物為友  
遊乎天地之一氣言遊於造物之初附贅  
縣疣喻此身隨天地間長物必夫之附贅  
而後快即勞我以生息我以死之意假於  
異物便是圓覺地水火風之論四大合而  
為身故曰托於同體雖肝膽耳目亦不自  
知即忘身之意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謂  
肝膽要終而不見其初也彷彿浮遊之意  
也無為之業即自然也憤憤然自斃之自  
為世俗之耳目而行禮徒自昏勞  
此禮以躡世之意觀者示也自斃  
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  
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



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何加之依者夫子所依行者方外耶方內耶天之戮民即前所謂天刑之而安可解也謂我不得為方外之人也吾與汝共之者欲與之言方外之樂也敢問其方猶問其故也魚相造乎水即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之意穿池而養亦自以為

德充篇補文也

一而泉既用此與風氣相若

非性者欲與之遊也

欲與與以爲實出主與之實

最難轉下曰與之實實出

給足言得水不拘多少也得道則隨其分量以為生無事而生定無事無為也畸人畸者獨也言獨異之人也侔合也畸則不偶於人而合於天天以為君子則人以爲小人人以為君子則天以為小人人亦莊子所謂君子者有譏侮聖賢之意在於其間蓋以禮樂法度皆非出於自然必謂其折衡使民不爭而後為天之君子也此亦憤世疾邪而有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







易曼亥切說文子史詞之難也象  
氣之出難謀作乃春秋傳乃有難詩  
金陵王氏曰經畢之辭蓋絲笑泣泣  
涕蓋乃字謂氣不出之意每亦也

文粹云造適不及笑者適意  
而樂不暇及于笑也

奇言其自得之妙所以欲簡而不得簡而乃  
隨眾以哭也此句最難解故數本以今句  
乃字與下句且字合為一且也相與吾之耳  
宜也兩字良可笑也且也相與吾之耳  
矣痛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也只是且字  
中屢有之矣吾者我也且今之相與既以  
我而怪之又安知我之所謂我果如何邪  
故曰且也相與吾之耳矣痛詎知吾所謂  
吾之乎莊子大抵如此鼓舞其文若非別  
具一隻眼者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  
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  
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  
自得  
物之於我  
一定所到隨自然  
去

杜詩妻罕怪我在驚定還持  
淚

### 去化乃入於寥天

化蝶之意今之言者  
夢鳥夢魚只是前篇

其覺乎其夢乎即所謂蝶夢為周乎周夢  
為蝶乎意有所適有時而不及笑者言適  
之甚也亦猶杜詩所謂驚定及扶淚樂軒  
先生亦曰及我能哭驚已定矣此言驚也  
造適言喜也驚喜雖異而不及之意同排  
安排也因物而笑是物獻笑於我此笑出  
於自然何待安排故曰獻笑不及排此排  
字與下句排字雖同而文勢異不可聯上  
字說造物之間事事皆排定死生窮達得  
喪禍福皆已定矣我但安其所抱隨造化  
而去乃可以入於造化之妙矣寥天一只  
是造化字寥遠也寥夫之一即前所謂其  
好也其不好也一之一也又  
做成名字如此皆莊子弄筆處  
意而子見

與造化同入其本  
造化



唐史恣睢音雖餘皆  
去聲宜與白未曰華切音詩果  
庚一日自得吳

莫云無唯于目身有唯于目  
暫整碎也

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  
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  
奚來為軹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剽汝  
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  
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  
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  
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  
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

○為軹  
○自章  
○切見只字  
○只章  
○切佳來白  
○通作軹  
○註語辭  
○百是也  
○莊子  
○末為軹

鍾紙身土築切銀器莊子鍾  
鍾之聞寘身之端勻莊子義  
同一日鐘泉物之自鍾成物  
之貝會者義云鍾三音用  
之貝會者義云鍾三音用  
之貝會者義云鍾三音用  
之貝會者義云鍾三音用

去故習而自恒在師家金鍾

之亡其知皆在鑪樞之間甲庸詎知夫造  
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剽使我乘成以  
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  
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義  
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  
資汝者教汝也明言是非辨別是非也為  
助語也軹亦助語也奚來為何必來也黜  
剽黜汝也猶言汝被他教壞了遙蕩恣  
睢轉徙猶前所謂撓挑無極彷徨塵垢之



外之意遙蕩放蕩也恣睢縱橫也轉徙變  
 動也藩者藩籬也言我不敢未其堂與且  
 願至於藩籬即是願聞其略如此翻下音  
 者瞽者之喻謂汝無資質不足以聞道也  
 無莊者古之美者也據梁古之勇者也言  
 汝能有道而化我使美者不知其美勇者  
 不知其勇知者不知其知去故習而自悟  
 在汝轉移之間故曰皆在鈞鑿乘行也成  
 自然之理也去我前日之習而行乎自然  
 以事先生故曰息我黜補我剗使我乘成  
 以隨先生也噫嘆也未可知者言未見得  
 汝便能如此也吾師乎以下數句友是說  
 出箇篇名大宗師字擊斃萬物而不可名  
 以義澤及萬世而不可名以仁蓋言無為  
 而為自然而然我無容心故不得以此名  
 之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亦是此

穀莊雜俗字跋西切音成  
 葉因之通與白會厥非本作  
 碎也概也

繫辭上注云万物用之以化  
 故曰鼓万物也聖人雖体道  
 以為用未必全無以為体故  
 順通天下則有經營之功也

意長於上古言在天地之先也千古萬古  
 常如此安得以老少為之上而天之所覆  
 日月星辰下而地之所載山川丘陵多少  
 是巧且如天左旋經星照天而不動日月  
 五星乃右轉或遲或速或流或伏川岩水  
 石多少奇怪皆造物為之眾形之間如百  
 草群木多少奇異非巧而何但喚做巧不  
 得凡此數句皆是形容自然之道遊心於  
 自然則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  
 故曰此所遊已言吾之所遊者如此也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  
 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  
 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







歸趨卒疾也

音趨七佳反崔云不在其聲  
儀也趨舉其詩無音曲也句  
會趨字注云行之速也又督  
迫也或作趨

史記樂書昔者舜作五絃之  
琴以歌南風註南風音養民  
之詩也其辭曰南風之薰兮  
可以解吾民之愠此辭出尸  
子及家語

韓上宰相書情隘辭感不知所裁

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與  
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  
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  
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  
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此段只言窮達有命撰出這般說話也是  
奇絕恐其以飢而癡故曰殆病矣古人彈  
琴必有歌如舜鼓琴而歌南風是也若歌  
若哭者力窮而其聲微也不任其聲者言  
無力聲不出也趨舉其詩所謂情隘而其  
詞感是也歌得不成頭緒故曰趨舉父母

豈欲貧我天地豈欲貧我此數語最精絕  
求其為之不得言既非天非地非父母非  
則孰為之然則使我至此極者命也此  
意蓋謂自然之理在於天地之上命者自  
然之理也是所謂大宗師也看莊子  
此篇便見列子力命篇不及多矣

內篇應帝王第七

言帝王之道  
合應如此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  
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  
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  
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

郭注云夫無心而任乎自化  
為應為帝王也音應對之應

下月  
於其文字者謂其人  
去門將舉然不願其日  
天樂其樂其樂其樂不



文殊問維摩詰何等是不二法門維摩默然不應殊曰善哉無有文字言語是真入不二法門也  
司馬相如子虛賦有鳥有先生亡是公

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四問而四以不知答之即維摩經以不言為不二法門之意蒲衣或曰即被衣也莊子所言人物名字多是虛言即鳥能亡是公之類不必致辨齧缺悟其不言之意故喜以告蒲衣蒲衣曰而乃今知之者言汝于今方悟也而汝也泰氏古帝王也即大庭氏之類藏懷也嬰結也以仁而結人之心亦可以得人不出於如天而已謂其但能與天為徒也非人即天也故曰未始出於非人未始出猶曰不過如此也不曰天而曰非人皆是其弄奇筆處其卧徐徐安也其覺于于自得也或以已為

篇內字

史記秦本紀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也

云日中始賢人姓名即看五動之師也

外詳陳眉公云有皇天氏喻泰氏喻無為

馬或以已為牛皆置之不問言聽人誰何也其所知皆實理情信皆實也其德在已皆天真也到此處天字又不足以名之是其任自然而然又出於造化之上故曰未始入於非人前日出後日入看他下字處帝王之道任自然而已其名篇以應帝王意正  
肩吾見狂接輿曰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畜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



疏神丘社理也

孟子滕文公下禹疏九河在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金曰胡蘇曰簡曰絮曰鉤盤曰菑津

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後見在接與故接與以此問之經常也式法也義處事之宜也以此經式義皆出於已言以身為天下法也度大者化入也以身法而化天下故曰以已出經式義度人經式義句法便與和預通同度音渡孰敢不然而化言民皆順而化之也敗德者言自欺也非實德也欲以此治天下難於涉海鑿河而使收虫負山也鑿河即是疏九河之類治外者言化之以心則無迹化之以身則有迹也正而後行者順性命之理而行也能其事者

○繪言增與繪同線職略切音酌也前善絲以胃食足謂之繪線

李之殷山名陽山之陽雀之殷陽地名司馬云頭象也言何南遊也張平子西京賦曰園六區神自平

翼日莽渺輕虛狀墮壤猶墮焉也鼠法也雀本作爲

盡此自然之事也確乎斷乎也言其為治斷斷乎如此莊子之意主於無為故其說如此所以異於吾儒鳥高飛而避矰繳鼠深穴而避熏鑿言有迹者必自繫今不能行無為之化而至於有迹是其無知之愚猶不若二虫也二虫鳥鼠也神丘猶曰神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墮壤之野汝又



何謂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  
 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  
 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以為天下為問便  
 故以為鄙人之問而使我不豫不豫者不  
 樂也與造物為人者言處於人世而順造  
 物之自然也厭足也飽也言遊於人世既  
 已飽足則將遊於造物之外莽叟之鳥虛  
 無之氣也無何有之鄉墮根之野皆言太  
 虛無極之地也何辭猶何故也注訓法字  
 法亦故也以治天下之間而感觸予之心  
 所以不豫此感字猶言激觸我也用字崔  
 氏作為亦是向故之意淡者恬淡也漠冲  
 漠無形之地也氣猶性也以此心此性皆

經籍志云崔巽注莊子

玄二姓陽名朱字子居

合於自然故曰遊心於淡合氣於漠則言  
 無唯之以此心而听之以氣看此氣字便合  
 作性字說順造物之自然而無容私則不  
 下自洽矣何必為天下乎有心則私矣此  
 天根無間而無名人又以其真實語告之  
 其名曰無名便見前後所稱人名皆是  
 于虛烏有之類所以後篇有萬言重言之  
 說如稱黃帝孔子顏子狂接輿則是借重  
 於其名以實己之說寓言則陽子居見老  
 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強梁物徹疏明學道  
 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  
 人也晉易按係勞形沐心者也且也虎豹

文選云

文選云



疏文受借之貸也

之文來田獲祖之便執繁之狗來藉如是  
者可比明主乎陽子居蹇然曰敢問明主  
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  
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  
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有人於此言有  
衡人如此也此數句是不指名而譏侮孔  
子嚮疾趨走捷疾也強梁剛健也言敏於  
學而能力行也物事也徹通也言事事通  
徹而所見虛明也疏虛也以此而學道不  
倦可以比之明王否言用之為王者事如此  
可否否刑徒也易更也猶言卒更也否易

漢書昭帝紀注云知淳  
句會與多見字注云代也又戊卒也漢書注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此卒更也  
富者雇資者月二千此踐更也天下皆直戌也三日雖丞相子亦在調不可令人往又行者不  
可三日便還日一歲一更諸不行者此三百錢入官官以給成者此過更也

漢惠帝紀曰上造以上及內  
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皆論  
鬼薪

易益卦象曰天施地生其益無  
窮  
乾卦象曰雲行雨施品物流  
形

之名必古有此語如漢所謂鬼薪是也技  
係者以工巧而係累技術之人也此二等  
人者易則勞其形技係則休其心言如此  
為學身心俱勞是猶胥易技係而已休心  
言其心思恐然也虎豹以皮有文故招來  
甲獵之人藉繩也所以束縛者也聚合作  
狸狗能執狸與猿狙之便捷可觀皆以招  
來束縛之禍言有能必自累也執狸字又  
見天地篇若以有為之學可以為王者事  
則是虎豹之類亦可比於明王矣此賤之  
之甚之辭也此三句文自奇功蓋天下而  
似不自已即功成而不有之意化貸萬物  
而民弗恃此朝野不知而帝力何加之意  
貸施也言施化於民也凡字訓釋亦就平  
仄處呼施字便與施字同義天施地生雲  
行雨施天施雨施此二字平仄雖殊其義



毛句雲行雨施从去聲始致

反  
勻會支勻施字注云寬勻施  
智切惠也與也論語博施於  
民易德施普也又天施地生  
孟子施澤於民久毛氏曰凡  
施設之施平聲施與之施並  
平去通根

論語泰伯篇子曰泰伯其可  
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  
民無得而稱焉

韓文十三新修滕王閣記人  
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  
蓋子者列子之師也

仲舒  
表  
仲舒  
表  
仲舒  
表

齊子卷三

則一有莫舉名者言其所有人莫得而舉  
名之民無得稱之意使物自豈言我雖無  
功可名而物自得其樂猶韓文所謂人自  
得於江湖之外也不測者不可測識也只  
是無有字立乎不測只是遊於無有筆端  
鼓舞大率如此以上數段皆是說其名篇  
之意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

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

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

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

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

ソレモウハカクニシテラク

法華經方便品未得謂得未

證謂證

證

證

證

證

證

證

證

證

證

證

證

而固得道與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

以道與世亢必仰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旬日或遠或近神在相者也其言皆驗若

神棄之而走者畏其言之驗也心醉者心

服也既其文盡其外也未既其實未盡其

內也而汝也汝未嘗盡見其實固以為能

得道乎固字有未得謂得之意當以語勢

思之有雌雄而後有所生卵生也無雄又

奚卵言無心則無迹也此一句是喻其心

未能化故可以形見之意亢高也自以其

道為高於世而欲人必信之此便是有

迹處便是未化處故神巫得以相汝 嘗

鹿靜

陽動

所生三流

試與來以予示之明白列子與之見壺子



五ノ三ノ上ニ書キテハソノ下ニ書キテハ...

金剛經六觀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韻瑞云有佛教諸菩薩修習水觀又三摩地但見其水未見其身○金陵語錄定惠為菩薩止觀為佛  
孟子孫丑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註正預期也

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  
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  
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嚮吾示之以  
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  
濕灰者言其生氣將盡如灰已濕而欲滅  
也地文者此猶禪家脩觀之名萌乎若生  
而不生之意不震者不動也不正者不可  
指定言也此不正字便與孟子必有事焉  
而勿正同惟若有若萌動而又不動故神巫  
以為濕灰灰活火也濕灰則是活火欲滅  
之意杜德機亦是脩觀之名德機生意也  
杜閉也閉其機而不動故有生意欲滅之

壺子山火林在壺子山...  
人交自見其見其水...

狀季咸遂以  
為弗活矣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  
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  
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  
入以告壺子壺子曰曩吾示之以天壤名  
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杜權不動之動也權與機同但機微而權  
則露矣於杜閉之中而動機已露故季咸  
以為全然有生意也天壤亦是觀名天由  
也天上之田非壤之壤即自然之壤也猶  
今脩養家以舌間為天津以頂上為泥丸  
之類此是生意萌動而上之意名實不入







文粹已感不見其形已失不知所往

翼曰司馬云翕從人從翕音類作第非

音翕音類翕靡不穿之見雀云猶遜伏也郭注變化類靡也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然應世變而特動故相者無所指目云云

疏云類者故任靡者順從也極測洽切收也取也獲也舉也引也又迄及切飲持也

今會拉落合切推也折也敗也

今會拉落合切推也折也敗也舉也引也又迄及切飲持也

子追之不及反以報盡子曰已滅矣已失

矣吾弗及已盡子曰鼻吾示之以未始出

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

為窮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已滅已失言不可見也未

始出吾宗亦是觀名虛虛無也委蛇順也

若無物若看物不知其如何故日月不知其誰何也

弟音類窮靡者拉撥也波流者奔蕩也言其看我不出但見拉撥奔蕩故自失而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

不如食入於事無與親在家恒所作如此

彫琢復杜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何有之半者也

以是終為其妻爨代其妻執爨於鼎竈之神於內而不見其外也於事無與親者言其雖為事而不自知若不自知為之也彫琢其聰明而歸復於杜即前所謂墮枝體也

聰明也塊然獨以其形立猶木偶人也封有廉隅也紛多也其形已如木偶安有封

如廉隅之多乎一以是終者言其終身當如此也下常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

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

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



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

傷莊子於此又說盡無為而為之事尸主也

也前以名為主是為善無近名也所聚也前以言不驚動不謀焉用智即是此意有意於謀則是謀聚於此可謀則謀無所用

心故曰無為謀府事雖不可不為而不以

身事自任故曰無為事任人雖不能無智

而不以智為主故曰無為知主心有所主

則私矣此四箇無字是教人禁止之意與

論語四勿字同然察也見也見道至於盡

而無窮極而心遊於無物之始故曰終盡

無窮而遊無朕朕兆也始也無朕即無始

也天之授我以是理吾能盡之又不自以

為有得故曰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見

其在得則近於迹矣佛經所謂作幻說覺

亦復如是便是此意鋪說至此以了虛字

結之此一句甚有力虛即自然也無所著

也鏡之於物妍媸去來照者自照何嘗將

之向背迎之將送也照形而見形照物而

見物謂之應鏡中何嘗留之故曰應而不

藏至人之心如此所以於物皆無所恃故

曰勝物而不傷天道不爭而善勝便是此

勝字若鏡數句分明是解上句一虛字不

勢起伏豈不奇哉平淡之中自有神巧此等文字也

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

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

莊子卷三

圓覺經彼之眾生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譬如磨鏡未盡明現善男子當知身心皆為幻垢垢相永滅下方清淨善男子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於各現諸愚癡者見彼摩尼寶珠有五色善男子圓覺淨性現於身心隨類各應彼愚癡者說淨圓覺實有如是身心自相亦復如是

老子經七十三章云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天雖不爭而萬物莫得而勝之

疏南海是顯明之方故以儵為有北亦是幽闇之域故以忽為有無中央既非北非南故以混沌為非無有者也



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鑿一竅七

日而渾沌死此良只言聰明能為身累故

為渾沌矣本是平常說語體則聰明則

泥著泥者則為癡人前說夢矣渾沌即元

氣也人身皆有七竅如赤子之初耳目鼻

舌雖具而未有知識是渾沌之全也也知識

稍萌則有喜怒好惡是竅鑿矣孟子曰大

人不失赤子之心便是渾沌不鑿也莊子

翻說得來便如此詭怪但文亦奇矣○莊

子三十三篇分為內外內篇有七皆以三

字為名之自駢拇而則只撥篇頭兩字或

三子為名如學而為政之例其書本無精

麗內篇外篇皆是一樣說語特地如此亦

是鼓舞萬世之意但外篇文字間有長技

大葉處或以為內篇文精外篇文麗不然

也又有以七篇之名次第而說如曰先能

逍遙遊而後可以齊物論既能齊物又當

自養其身故以養生主繼之既盡養生之

事而後遊於世間故以人間世繼之遊於

世間使人皆歸向於我故以德充符繼之

內德既充而符應於外也人師於我而我

自以道為師故以大宗師繼之既有此道

則可以為帝王之師故以應帝王繼之雖

其說亦通但如此拘牽無甚義理却與易

之序卦不同善讀莊子却不在此但看得

中間文字筆勢出自無窮快活文字最看

歸結處如上七篇篇篇結得別道逍遊之

有用無用齊物論之夢蝶物化養生主之

此所未考

此乃屬外篇

此乃屬外篇

此乃屬外篇

此乃屬外篇

此乃屬外篇

此乃屬外篇

此乃屬外篇

此乃屬外篇

此乃屬外篇

此乃屬外篇

此乃屬外篇

此乃屬外篇

此乃屬外篇

此乃屬外篇

此乃屬外篇

此乃屬外篇

此乃屬外篇

此乃屬外篇

此乃屬外篇

此乃屬外篇

此乃屬外篇

此乃屬外篇

此乃屬外篇

此乃屬外篇

此乃屬外篇

此乃屬外篇

此乃屬外篇



道者不  
可離道  
也

後漢張異傳今軼守洛陽將  
車鎮孟津俱處機軸註機  
牙軸車軸也皆在物之要

中庸第一章云天命之謂性  
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終章引詩曰德輶如毛毛猶  
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

矣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  
聲色之於以化民未也

中庸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  
焉及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知焉夫婦之不知可以能  
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  
所不能焉注侯氏曰聖人所  
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  
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

也夫自是箇箇有意到七篇都盡却粧撰  
儼忽渾沌一段乃統之曰七日而渾沌死

看他如此此機軸豈不奇特中庸一篇起以  
天命之謂性三句結以上夫之載無聲無  
臭至矣此亦是文字機軸但人不如此看  
得破耳先師講春秋至西符獲麟

先師曰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所以  
絕筆於此是夜散行西軒廊間忽問曰今  
日獲麟處看得如何希逸應曰以中庸聖  
人所不知之語斷之諸家所未有也但經

始於王正月終於西符獲麟當時下面若  
更有下句夫子亦必不書矣先師曰如  
何希逸曰如此歸結一句更如何希得

先師不答而出已夜深矣即叩伯也丘大  
之門曰肅翁春秋讀得甚好某與朋友讀  
春秋許多年未有如此見解者言喜甚

全半夜方歸後兩日伯  
已丘丈與希逸言

本出於之本與本於小

好辭主育六能  
天機淵源且入於真二

全半夜方歸後兩日伯  
已丘丈與希逸言

Handwritten notes in the left margin,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好辭主育六能' and '天機淵源且入於真二'.

Large block of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main body of the left page, appearing to be a continuation of the commentary or a separate note.







曾子名參字子輿魯人也史  
魚名鱮字子魚衛靈公臣此  
二臣并稟性仁孝故舉之  
疏姓揚名朱字子居宋人也  
墨名翟亦宋人也為宋大夫  
以其行墨之道故稱爲墨此  
二人並墨之徒

孟子盡心孟子謂高子曰山  
徑之間介然用之成路爲間  
不用則茅塞之今茅塞子之心矣

簧笙也簧也氣鼓之而爲聲  
潛夫論簧削銳其致塞符蠟  
有口舌之類

句會踏字注音喬舉足行高  
也企字注遺亦切舉踵望也  
或作鼓

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

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辨者纒瓦結

繩窳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

無用之言非乎而揚墨是已故此皆多駢

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五色文章青

以養目而莊子以爲亂淫故曰駢於明郎

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之意離朱明者也若

以爲非乎而用明之人則以爲是矣故曰

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意亦然蓋以禮

樂爲外物也擢拙也塞猶言茅塞也德性

小靜而強於爲仁是擢德而塞性也法禮

法也不及者人所難及也使人行難行之

法故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簧鼓

以言語簧惑鼓動之也以瓦而累以繩而

結事之無益者辯者之多言連彙不已纒

纒無窮而無意味故以纒瓦結繩比之窳

定猶言脩政也脩政其言句以爲辨故曰

窳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敝勞也跬音

企踟蹰也其言皆無用而稱譽自喜徒自

勞苦故曰敝跬以譽無用之言若以爲非

而揚墨之徒則以爲是矣多駢旁枝猶

言餘剩也自然之道本無多端此皆餘

剩之事非至正也至正者本然之理也彼

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

而枝者不爲鼓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

正道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鼓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



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  
 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  
 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人  
 何其多憂也正正者指言自然而然也自  
 然而然則不失其性命之實  
 理雖合而不為駢雖枝而不為跛雖長而  
 不為有餘雖短而不為不足此數句極有  
 味即前所謂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  
 山為小也跛起也有所跛則不平則不平  
 則不自在看他這般下字豈苟然哉性  
 長性短言長短出於本然之性也長短性  
 所安無憂可去也鳥鶴之喻最佳意與境  
 同歎也以鳥鶴二端言之則仁義多端非

人情矣故歎而言之使仁義出於自然則  
 不如其多憂矣多憂者言為仁義者多  
 憂勞也莊子之為此言見孔孟而  
 以至於堯舜禹湯皆在譏侮之數且夫駢  
 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一  
 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  
 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  
 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寥寥也  
 之駢枝雖皆為病而不可斷去少去之則  
 愈憂苦矣枝多一指也故曰有餘於數駢



合二指而不可分故曰不足於數者自者  
 半開其目也欲開而不開則其睫蒙然  
 故曰蒿且蒿者蓬蒿之蒿也蒿目有獨坐  
 憂愁之意此莊子下字處憂世之患而自  
 勞仁人也貪饕富貴而破壞其性情不仁  
 之人也二者皆為自苦故並言之又嘆曰  
 仁義非人情乎言如此看來仁義信非出  
 於本然也囂囂嘈雜也三代而下此說盛  
 行何其且失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  
 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  
 折禮樂喻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  
 其常然也性自然也德自得於天也皆非  
 人力所為若必待修為而後

禮記樂記煦嫗覆言萬物注  
 以氣曰煦以體曰嫗疏云天  
 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

或以曰嫗撫云且也  
 老遊親切之意

則是自戕賊矣鈎繩繩約膠漆皆修為之  
 喻也侵削戕賊也固定也屈折其身以為  
 禮樂喻其言以為仁義欲以此慰天下  
 之心皆是失其本然之理故曰失其常然  
 喻俞猶  
 婚撫也  
 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  
 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練故天下誘然  
 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  
 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  
 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練而遊乎道德之間







亂天下使天下之人皆趨於仁義而命為其所欲而奔趨也知仁義而不知道德是以外物而易其性也在小人則殉利在君子則殉名在卿大夫則殉其家在小人則殉天下殉從也忘其身以從之曰殉若莊子之意則天下國家名利均為外物也以天下書之中大抵如此數子者指上言聖人大夫上小人也事業各聲雖不同而其忘身傷性則一此皆殉物之失也

孟子曰齊善學人穀標也

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

疏伯夷齊並孤竹君之子也孤竹神農氏之后也姜姓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遠夷長而庶齊紂而嫡父常愛齊數紂之夷及其父薨兄弟相讓不襲先封聽文王勇道乃往於周遇武王伐紂相與而諫諫不從走穴首陽山採薇為糧不食周粟遂餓死首陽山在蒲州東縣黃州城南三十里見有夷齊墓墓林木森疎

云盜路者柳下惠從弟名路徒卒九千常為巨盜故以盜為名東陵者山名又云即太山也在齊州界去東平十五里路死其上也

歸年也穀李東百東徒俗

首陽之下盜路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路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之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路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博塞讀書二事之美惡不

同而亡羊則均比喻最佳挾筴即執卷也

撥瓊日博不投瓊日塞瓊猶令骰子也亦



具 骨徒侯切音頭 骹子博陸米

翼云俞兒古善識味人也准  
南子作申兒尸子曰膳俞兒  
和之以薑而為入主上食一  
云黃帝時人一云齊人

蓋謂卒六下常滿曰益焉以  
之六益謂皆附不惠也

日齒亦且目塞與賽同伯夷盜跖莊子豈  
不知其賢否特借此以立言此皆是其適  
當處君子小人雖異而殘生損性則一其  
意主於譏君子故借小人以形之是皆以  
抑高之意也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  
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  
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  
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  
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  
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

通謂卒六下常滿曰益焉以  
之六益謂皆附不惠也

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  
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  
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  
也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  
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  
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  
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  
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



立日義曰俞兒古之善識味也  
尸子曰膳俞兒知之以黃面柱為人  
推童子曰俞兒伏牙嘗其滋味  
水滸別之一云俞兒黃帝時人

皆無字下一本有字字

馳騫說文亂馳也漢書音義  
云直騫曰馳亂馳曰騫音霧  
盡心上君子所性仁義禮智  
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  
面益於背施於四体四体不言而

而下不敢為活僻之行也

參史子魚也名鯀以俞兒師曠雖朱而此  
會史亦是以下抑高之意臧善也言雖如  
此非吾所善也善於其德任其性命之情  
即順自然也此數語之中如所謂聰者非  
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所謂明者非謂  
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一本藏經不遺此  
意如得此語若此等語皆莊獨到不可及  
處這一彼字不是輕可下得禪家所謂在  
大遂塊所謂幻花又生幻果便是這個彼  
字自得其得自適其適即自見自悟也大  
抵分別本心與外物取不得其本心而馳  
騫於外則皆為活僻矣自聞自見若在吾  
書即論語所謂默而識之是所謂默而成  
之不言而信孟子所謂施於四體不言而

言行錄喜錄云朱熹晦菴先生微國文公字元晦問自稱曰仲晦云○又曰東萊自東陽來  
留止寒泉精舍旬日云喜錢東萊至鶴湖陸子壽子靜劉子登來會相與講其所聞二陸執  
所見不合而罷

又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承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  
又陸九困錄云象山先生文  
安公字子靜云六貴溪有山  
先生登而樂之結茅其上山  
形如象遂名曰象山號象山  
翁云先生與季兄復齋講  
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  
窮本原不為章句訓詁云  
陸九齡字子壽號復齋先生  
言行錄外集

喻伊川春秋傳序曰優游潛泳默識心通  
皆是此意但說得平易介晦翁微象山之  
學謂江西學者皆揚眉瞬目自說悟道深  
識而力闢之故論語集解以識音志曰默  
而識之介孟子不言而喻亦曰不待人言  
而自喻不肯說到頓悟處蓋有所懲而然  
非語孟子二書之本旨也若以伊川默識心  
通之語觀之豈得音志乎然學道者若用  
功之時常有等待通悟之心此尤不可所  
謂執迷待悟則隔須弥山矣頓漸自有二  
機不可謂有漸而無頓亦不必人人皆自  
頓悟得之仲弓之持敬漸也顏子之克己  
復禮頓也不然何物也一日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焉仁何物也一日而得之非頓悟  
而何有此數語先提起下句曰克己復禮  
為仁乃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

朱子卷三



五子會  
三子安  
何保  
始經  
○大書  
善說  
第云

復禮天下返仁焉為仁由己  
而由人乎顏淵曰請問其目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  
禮勿言非禮勿動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  
其性所以事天也存其心不貳  
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養生主篇云為善無近名為  
惡無近刑

曰為仁由己由人乎哉語勢起伏使與禪  
家答語一同一子細吟玩方見其味顏子既  
於言下領略乃曰請問其目此即禪家所  
謂如何保任之時四非四勿便是盡心知  
性知天之下繼以存心養性事天脩身俟  
命之事也其曰為仁由己即禪家所謂此  
事別人着力不得也先師嘗曰佛書最好  
證吾善證則易曉也上不敢為仁義之操  
是為善無近名也下不敢為淫僻之行是  
為惡無近刑也道德自然也余恐有愧於  
道德雖不為近刑之事亦不為近名之事  
近名則非自然矣故曰余愧乎道德是以  
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  
行也觀莊子此語何嘗不正心修身其戲  
侮莊子夫子曾史伯夷初非實論特鼓舞  
其筆端而已塘東劉叔平向作莊騷同上

此所  
末考

史記莊子傳空語無事實然  
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則  
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  
解免也其言汪洋自恣以適  
已諱離辭猶力折其辭句剝  
攻擊也光洋音注羊又音見  
養

異曲論曰莊周憤佛之雄也樂軒先生甚  
取此語看來莊子亦是憤世疾邪而後發  
此書其見又高其筆又奇所以有過當處  
太史公謂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則  
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  
汪洋以音注自恣以適已此數語真道養

外篇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  
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  
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

猶本日伯樂姓孫名陽善馭  
馬石氏星經云伯樂天星名  
王貞天馬孫陽善馭馬故以  
為名

按邪  
云憤世  
韓文十一雜  
說



擊銀杖  
切小馬也  
馳而小疾  
日驟又  
速疾也  
○英與  
○英與  
○英與  
○英與  
○英與  
○英與  
○英與  
○英與  
○英與  
○英與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  
子唱然歎曰居後氣養移休  
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誰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  
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  
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局故所  
養不同而其氣休有異  
執馬頸韋釋名執嬰也喉下  
稱嬰言纓絡之也  
阜食牛馬器概牛馬食  
槽畜獸之食器文控槽概日皂木概日概  
鑊馬術又馬術外鐵

燒之剔之刻之雜之連之以羈轡  
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創之渴  
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概飾之患而  
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此  
言外物能為身累之意趨足而陷者凡馬  
立時其蹄必有踐起者此是下句處義  
臺路窺即王宮室也義者養也居  
後氣養移其地必當時有此二字燒剔  
流馬蹄也刻剔也亦能其蹄也縶之箠絡  
也縶絡其頭也馬縶其足也今所謂前執  
後執也連刻之也阜棧槽概也衆馬列於  
其間也整齊排布行列也概街也飾鑊纓

又馬犬頸飾

在鎗下故曰前有概飾之患馬制於人而  
不得自樂其樂所以死者多矣即元龜與  
其曳尾於泥中意同假其間下數个之字  
與前言二三後言過善文字華密如美錦  
然古今多少筆法自此萌芽  
而此或曰外篇文粗誤矣  
陶者曰我善  
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  
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  
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  
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  
過也  
陶泥也匠木作也泥之與木皆人  
造之而成器亦猶馬之被燒剔刻縶



前篇指駢拇集

馳驟整齊也豈不失士木之性人皆以相  
樂陶匠為能亦猶秦氏而下以治天下焉  
能也即前篇仁義非入情之意此三數  
行之文其意不過如此但文字精好  
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  
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肉曰天放故  
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  
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  
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  
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

前篇指駢拇集

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  
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  
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同德者得之於天者  
業其生或耕或織皆是自然天機故曰常  
性常性者即前篇所謂常然也黨偏也倚  
也絕一而無所偏倚放肆自樂於自然之  
中故曰一而不黨命曰天放命曰猶言謂  
之也齊物論之天行天鈞天遊與此天放  
皆是莊子此名宇以形容自然之樂至  
德之世言上古也填填滿足之貌顛顛直  
禱之貌形容其人樸拙無心之意又就其  
跡徐徐其覺于千應帝王中翻出此語山  
無蹊隧路未通也無舟梁水路未通也



東坡集十三異鳴詩昔我先  
君子仁孝行於家家有五畝  
園父鳳集桐花是時鳥與鵲  
巢鵲可俯望註有細羽之細  
禽人謂其如鳳名之曰父鳳  
蜀有禽五色桐花時來集於  
桐上名曰桐花鳳志林云吾  
昔所居書室前有竹栢雜花  
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  
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捕  
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  
其鵲可俯而窺也又有桐花  
鳳四五日翔集其間此鳥毛羽至為珍異難見而能馴不畏人間里見之以為異事  
李贊畫桐花鳳詩扇賦序云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紫桐每至春暮有靈禽五色小於玄鳥刺  
集桐花以飲朝露劉績罪雪錄云即東坡所謂綠毛玄鳳俗名倒掛者  
五車韻端云西蜀有桐花鳳似鳳而小人謂之倒掛子坡公梅詩倒掛綠毛玄鳳是也

人各隨其類而居自為連屬一鄉之中自有長幼上下相連屬也禽獸群居深山去入尚遠無害之者草木各遂其生長未有斧斤之禍也羈係禽獸而遊擊引鵲巢闕人與物相忘也東坡雜說有少時所居書室為鵲巢於低枝桐花鳳四五日一至至頗與此處相似見詩集二十八卷異鵲詩注以此觀之上古之時必是如此禽獸可與同居萬物可與同聚又安有君子小人之分族聚也並同也無知不識不知也無欲無乎天理也舉世皆然故曰同乎無欲不離渾全也素樸純質也當此之時各得其自然之樂故曰素樸而民性得矣其德不離是謂素樸兩句相因而下句只韻素樸二字接過古文法也今及至聖人暨暨人之文更無此等法度

是凡如音雅  
文粹畫犧牛象以飾樽  
上鏡下方曰建半圭月璋

結反下 為仁踧踖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  
漫為樂摘碎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  
不殘孰為犧樽自主不毀孰為珪璋道德  
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  
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  
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  
聖人之過也前言及至伯樂此言及至聖  
強而行之貌踧踖行立不安之貌澶漫即  
汗漫也流蕩之貌用手足之貌儻合



強世 老子上德不德章云禮為之謂莫  
之應則讓辭而仍之曰道而後德失  
夫禮者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分背史記列傳鼎錯傳註分背時名也

作揖向音樂是也此又是自屈抗禮樂  
愈仁義中翻出言雖不經其文亦奇始於  
者言其心迹始分矣分則不純一矣如此  
分字皆是下得好處標刻木而為之故曰  
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玉不琢不成器故曰  
自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自然也莊子以  
仁義為外故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  
固有也莊子以禮樂為強世故曰情性不  
離安用禮樂若孟子曰節文斯二者樂斯  
二者為聖賢之謂也此書禮樂仁義字義不  
同並以馬外物矣文采亂五色六律亂五  
聲皆是用入力非自然之喻工匠之罪聖  
人之過兩向此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  
上文結語也 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

曲頸抗拒不受 銜給

曲頸抗拒不受 銜給

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  
闐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  
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  
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  
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  
之形懸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  
踉跄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  
之過也

此一良又是把前頭許多說語翻  
做數行中間添得幾句愈是奇特

整前橫木

聯本

馬

獨立

目



○抗同  
○抗也  
○抗也  
○抗也  
○抗也

屬海左畔右現與邪視也  
也摩也突觸也

善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與分明是丁  
箇畫馬圖也相靡相摩擦也看他交頸分  
背字下得如何衡扼車上之物扼輓也月  
題今所謂額鏡也介倪介獨也獨立而脚  
視怒之狀也聞扼曲頸而扼扼也不受衡  
絡之意驚猛也曼突也不受羈勒而相抵  
突之狀詭設計也竊潛地也詭計以入衡  
潛竊以加擊皆是悍驚不受調服故衡轡  
之時少此費計較也與入抗敵者曰盜馬  
之知至於抗敵人伯樂使之也若無衡扼  
衡轡之事則馬自馬人自人豈見其介倪  
闔扼之態哉民能已此者言民之所為止  
於如此也匡正也以禮樂而正人之形以  
仁義而慰人之心皆聖人作而後有此上  
古本無之縣跋高擗而提起之意踉跄不  
自安也好知爭利此馬之詭衡竊轡也內

國語華昭序肯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丘明因聖言以據意亦采錄前世穆王以來  
下說魯悼智伯之誅那國成敗嘉言陰陽人事逆順之數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  
傳○前漢藝文志評林首書加津曰巽岩李氏謂左氏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之史別國為帝  
旋獵其英華作春秋內傳草篇其存時人共傳之號國語謂之外傳殆非明本意或詞多枝葉  
事文類聚左氏失明厥有國

篇外篇正與左傳國語相似皆出一手  
左傳又成國語其文句與左傳不異如  
莊子此篇便是箇長枝大葉而處故  
或者以為莊子所作却不

莊子廣成子義卷之二終



